

岁月留痕

秋色老梧桐。艳阳高照,我打一条小巷走过,头上被砸了一下,轻轻的,抬头望,但见高大翠绿的梧桐树上,时不时有一片叶子掉下来,在空中悠然打转,落地上,翻几翻,停在墙角。风过来,吹到脖子上,冷了一下后脖颈,太阳铺天盖地照着人间,寒意自何来? 翻日历,是立秋了。

人老一只脚, 秋老一片叶。梧桐满叶, 经不起几次秋风吹, 延及中秋后不久,无一叶留枝,梧桐光秃秃的,如一棵棵站着 的木乃伊, 如一排排僵立的兵马俑。秋,人称秋杀,秋之至,“草拂之而色变,木遭之而叶脱”。还没入秋的时节,我到荷田,便见翠绿的伞一样的荷叶,已感秋至,一片片,残花败叶。至秋收,田野里金黄的稻穗割了,剩下不宛,枯色至于灰褐;那个叫草霸的冬茅草,霸气全无,蔫蔫然,再无活色。

秋之到处,万物凋零乎? 非也,秋很深了,我回老家,田间有些肃杀,山上却仍是苍青,那绿或不那么绿油油,但仍绿幽幽。秋之夜,月照秋林,黛色如许。有成语曰,远山如黛,错了,近山才如黛,越近的山,越是一团黛绿,越远的山,颜色越淡,淡至于蛾眉一扫。近山如黛,远山如眉。

秋色杀不了樟树株树,秋色更杀不

了桂花树。我家种了两棵桂花树,一棵是丹桂,一棵是金桂。辣椒还在霸蛮开花,花没夏日张扬了,攒着劲开,是眼珠子大;南瓜藤爬满墙头,荷叶大的叶片收缩,缩成巴掌大,灰色了,火烧了的纸片一样; 与桂花树对立站着的木槿树,秋色满枝头,干瘪瘪的小棍棍,上面挂着几片枯叶,树尖尖上,木槿花不服秋气,三四朵花盆于枝,也快顶不住了,过些天,会认怂。

桂花树呢,枝不改容,叶不改色,远远望,黛绿成一团,直立秋风;坐桂花树下,翠绿成一伞,遮挡秋气。也许,秋之桂叶,没了春夏之水灵灵,秋之桂叶,却有了秋冬之坚硬硬,秋风与秋气,不是把桂叶吹老了,而是把桂叶吹硬了,我用拇指甲去针刺桂叶,桂叶没事,倒是我指甲软了,桂叶是革质的,挺牛皮呢,足可抵御秋气,也足可抵御猎猎东风。

人种桂树,桂树翼人,桂花树也许可以自顾自参天长,却善解人意,开枝散叶遮地生。长到两人高处,主干高举,枝干斜逸,四四周均匀开枝,每一条枝干都是一个美学的架构, 枝干上每一片叶也都是文学的赋体,枝疏疏长,叶密密生;枝叶之生,都按照规矩,主干负责耸天,次干负责荫地,次干比主干矮两分,次次干比次干又矮两分,枝干们次第而降,披

挂而下,这就形成了天然绿伞的结构。一棵桂花树,就是一把天制的大伞,大伞之下,可以摆椅子,躺平其下,人闲桂花落,落满鼻周围,围着心脾绕,绕在梦里飞;自然,也可以桂花树下,摆一桌两桌,吃农家菜,喝糯米酒。酒足饭饱,或下个棋,或读本书,或打回牌,或么子都不做,依然做梦去。

桂花树秋色中给人撑伞,是一把打开的大伞,它与松树是不太一样的。松树春夏秋冬,四季皆绿,其绿不撑伞,雨日与晴日,都是把伞收拢着;竹子也是,竹子一身绿,根枝带绿上天,不往四周撒。往四周撒的,还有樟树,樟树上长树,枝上长枝,一棵树散开来,大的有一栋楼堂大,小的有一间客厅大,为乡亲遮风挡雨。樟树到甲吹老了,而是把桂叶吹硬了,我用拇指甲去针刺桂叶,桂叶没事,倒是我指甲软了,桂叶是革质的,挺牛皮呢,足可抵御秋气,也足可抵御猎猎东风。

我家金桂,比较谦逊,粉黄色小花开在翠绿的叶下, 偶尔, 可以看到一簇小花,伸出树叶,金花一串,有如金链;更多的,是隐在绿叶丛里,不露脸。搬把藤椅坐阳台上,俯视桂花树,只见浓绿一团,如倒了一瓶立体的绿颜料。若非桂花香气馥郁,扑鼻而来,你不知道桂花树在秋

风里怒放。

丹桂与金桂,心性不一样,丹桂不隐不藏,我开花了,你秋敢怎么样呢? 秋风秋气奈何丹桂, 丹桂一串串粉红都伸出头来, 不要革质的绿叶保护,兀自绽放。我们看到的是,一串串粉红,举于一片片翠绿,一树繁花,满眼惊艳,忍着梧桐成秋鬼,怒向秋风觅春芳。成千上万的丹桂花,从叶片间举起来,给我的感觉,那真是一个怒字。是怼秋风不?

丹桂在秋风中怒放着。桂花都小,小至米大,一朵花是一粒米,桂花小,桂花众,一粒粒米大的桂花,簇成一簇,在绿叶之腋生出来,不用腋叶,它们在一根小枝上,簇簇生,环环生,生就一串花葫芦,众多花枝,生满花串串,阵势壮烈,气势壮丽。小是美的,小而是壮美的。

与堂客行走秋风山脚,看到了很多小草小蔓,都在秋风里开花,有一种什么草,开着一朵朵蓝色小花,天蓝色,蓝得纯净可爱;有一种小灌木,开着白色的花,棉花白,白得叫人心疼;更有一种蔓草,也叫不出名字,一蓬蓬草挨挤挤挤生长,生得一人高,在远处,开出一串白生来,白花不开苞,都敛着花蕊,不让秋杀,一蓬草百十串花,竟也很雄壮。

翻过小山坳,眼见我院我家,鼻比眼先到,远远地,已闻桂花香。

心香一瓣

温暖,出现在不经意间

胡倩妮

有几天不去菜场,经过一个肉摊的时候,肉摊老板看见我就说:“你好久没来了。”我则下意识地道:“是有些天了,最近忙,就没来。”看着摊位上的猪肉,想着要炖个汤喝,就选了一根排骨。待老板完成切割、上秤、打包一系列动作后,我付钱离开。不一会,路过转角处一个卖鱼的摊贩时,同样的对话又进行了一遍。

我发现,他们在说这些的时候,脸上总是挂着笑容,像天气转凉时的絮絮暖风。尽管说的都是客套话,没有特别实际的含义,却让人生不出一丝厌烦的感觉,有时还会没来由的一暖。于是,我仿佛就明白了市井百态、人间烟火的意义。

“人间烟火味,最抚凡人心。”类似的场景、类似的感觉,生活中时常遇到。

下了雨,去小区门口取快递的时候忘了带伞,于是加快脚步,抱着头匆匆往返。路上几个上了年纪的大妈看见了,在后面不住地喊:“慢点儿,别摔了。”明明我跟她们都不认识,但她们话语里的关心似乎并没有因此打折。

其实,我们稍加细心的话,就连动物、草木给人的感觉也可以是温暖的。晨间,看见一只鸟在树上啾啾,叽叽咕咕说着些人听不懂的话。傍晚,院子里的桂花开了。从桂花树下经过,簌簌有声,好似在提醒我们不要只顾着低头赶路,偶尔也应该抬一抬头,留意一下身边的风景。许是怕声音留不住人,它还学会了“通感”,发出馥郁的芳香,从人的鼻腔里跑进来,再从眼眸里跑出去,最后转化成一种美好的回忆。

那一刻,美好的感觉油然而生,像是你等待的某个人出现在不经意间。

生活感悟

这是稻子不是麦

疏泽民

农作物收获季节,一群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,乘坐黄色校车,来到一家名叫“双福”的家庭农场。

农场位于丘陵平冈,有旱地,有园林,有稻田。在大片金黄色的稻田边,小朋友如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,站在田埂上,一脸新奇地打量着田里的农作物。一位老师走进稻田里,拎起一根金黄色的稻穗,指着上面结的籽粒,问小朋友们这是什么。小朋友一脸懵懂,脑海里大约在检索曾经看过的识字卡片、儿童画册和儿童电视节目,歪着脑袋想了一会,有的摇了摇头,有的轻声回答:麦子。

这下可让老师为难了。这些小朋友生活在城区,没见过庄稼,没见过稻子和麦子,手头没有实物作比对,该怎样让孩子们知道这是稻子而不是麦子呢?

站在田埂上的另一位老师问,你们吃过馒头、吃过米饭吗? 小朋友们齐声说吃过。老师说,好,那老师告诉你们,馒头是小麦做的,米饭是稻子做的。接着,老师给孩子们科普了水稻的种植生产知识,科普了水稻和小麦的生长习性。在老师的讲解中,小朋友渐渐喜欢上了稻子,有的还弯下腰,伸手碰了碰垂在田埂边沉甸甸的稻穗。老师趁热打铁,继续讲解:对,这就是稻子,去了壳就成了米,可以熬成粥、煮成饭。它不是麦子,麦子有芒壳,大家记住了吗? 孩子们齐声回答:记住了。

我是从双福家庭农场主、网名“小农女”发布的视频中,得知城区一所幼儿园组织了这场劳动实践活动。视频中,孩子们还参加了摘棉花、捡山芋劳动。地里的棉花秃着枝秆,洁白的棉絮从棉壳中吐出来,如蝴蝶,如雪团,惹得孩子们欢呼雀跃地跑去扑捉和采摘。另一块地里,大人在挖山芋,小朋友跟在后面,拿着小铲,学着大人的样子,撅着屁股在翻挖过的地垄间刨土,每当刨出一根被掩埋的山芋,立即丢了小铲,一把将山芋抱在怀里,哈哈大笑,豁着牙的小嘴怎么也合不拢。

——多么亲切的画面啊。

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。小时候在乡下,我刨过山芋,摘过棉花,剥过黄豆,拾过稻穗,扒过泥鳅,挖过猪菜,赶过鸭阵,骑过黄牛,捕过鸣蝉,捏过泥人,吹过柳笛……天天与泥土打交道,与草木打交道,沾染地气,愉悦身心,尽管物质上并不富裕,但在精神上却十分富有。很多个黄昏,站在城市阳台的防盗网里,每每想起童年和童年的乡土,想想现在的孩子如温室里的花朵不沾泥土,心里总会生出许多感慨。

幸好,还有老师组织孩子科普农学知识,让孩子们懂得每一粒米都来之不易;幸好还有农场主愿意提供实践基地供孩子们体验,让孩子们分清稻子是稻子麦是麦,在实践中既能学到知识,又能感受到劳动之美,收获之美。

“这是稻子不是麦。”听着朴实的话语,我仿佛看到大地上一垄垄庄稼的新苗,正在拔节生长。



画中国画 何小康 摄

凡人心迹

散步

马海霞

那年,我毕业后,分配进了一家企业上班。单位离家远,没有女职工宿舍,我和同事甜梅就在离单位四里外的老旧小区租了一间房子,每天踩自行车上下班。

单位经常加班,晚上九、十点钟才下班是常有的事儿。从单位到租房,一大段路是繁华地段,有路灯,沿街有商铺,即使深夜,也热闹非常。可是最后有一段路,没有路灯,沿途只有一家废旧小厂,路边是垃圾场和荒地。每次骑着自行车经过那里,我和甜梅都拼命蹬车,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前行。

一次,我和甜梅加班到晚上十一点半,天下着小雨,手电筒穿过雨披和雨幕,灯光微弱又朦胧。路过垃圾场时,我模糊看到前面有个人影站在路边,我俩都吓得不轻,壮着胆子走过去,才发现不是人,是被风刮断的一根树枝斜靠在电线杆旁。

我和甜梅想换一个离单位近的地方租住,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。好在不久,废旧小厂租了出去,看大门的是一对老夫妇,看样子吃住在厂里。有时晚上下班,我们远远就能看到门卫室亮着的灯光,心里便升腾起一种安全感,这段路也不似往常那样让人害怕了。

没多久,我们还发现,这老两口挺爱锻炼身体,晚饭后闲来无事便在大门口散步。我们有时下班路过,还能看到这对老夫妇在大门口走来走去。

远远看到我们,大妈开始打招呼:“才下班吗?”我们应声,边蹬车边和大妈寒暄几句。然后我们在前

面骑车,大爷大妈在后面走,大爷的手电筒比我们的手电筒可亮多了,我们在前面骑车能借光不少。

有时我们加班很晚,大爷和大妈还住在厂门口来回踱着步锻炼呢。我路过时,跟他们打招呼,问他们怎么还没睡,大爷说:“小偷都是深夜出没,越是这个点,我越不敢睡觉,来回走走,精神精神。”大妈说:“人上了岁数,觉少了。白天职工都上班了,我俩还可以轮流休息。”

后来,大爷大妈熟悉了,见到我们回家,大爷大妈还会打着手电筒送我们到楼下,等我们开了房间灯,他俩再撤退。大妈说,反正是锻炼,走哪里都是走。

两年后,单位盖了女职工宿舍,我俩才搬离那个地方。走的那天上午,我和甜梅特意去和大爷大妈道别。

大妈无意中中说了一句:“还得谢谢你们呐,每天晚上上坚持锻炼,我觉得自己腿脚都利索了不少。”我一愣,大爷这才告诉我们,他们以前并没有晚上散步的习惯,是看到我和甜梅两个姑娘家老是很晚下班,这才有心打着手电筒送我俩一程,但又怕大晚上的吓到我俩,于是才拉着大妈一起来“散步”。

大爷说,以前大妈都不爱运动,这两年天天陪着他出来“散步”,现在一天不走都觉得身子不爽利了。我和甜梅不禁相视莞尔一笑:“谢谢大爷大妈。运动有益健康。但这也是好人有好报啊!”

往事随想

秋收

周德梅

渴了喝瓢井拔凉(刚打上来的井水),三扒两咽之后,又风风火火地出门了。母亲的脸晒得黑红,汗水从未干过,在干活的间隙回来给妹妹喂奶,有时候也会让我把妹妹送到地里吃,母亲坐在田埂上摘下草帽,一边扇着怀里的妹妹,一边扇向我。

一田一田的稻子割下来,再一担一担地挑到稻场上,如果老天作美,可以一鼓作气将稻子割完、担完、打完,如果老天不作美,稻捆就得一直堆在场,若遇久雨不晴,更是揪心,眼睁睁地看着稻子从受潮到生芽。所以收割季,大人是不舍得睡觉的。

半夜,小孩子也会在睡梦中被喊醒,一个个睁着惺忪的睡眼,跟着大人去推场,爬到稻捆堆上,用铁叉把稻堆扒开,把潮热的稻捆叉下来,稻捆摆在场上抖开,把稻头露出来,稻草堆均匀。

世间万象

盗猎

黄超鹏

阿炎正在自家菜地里忙活,看到远处阳光照耀下的山口走来两个人。等走近一瞧,阿炎认出领头的那位,是自己的发小兼好友陆晓,另一位则背着一个长长的背包,戴着一副金边眼镜,圆圆的脸上堆着笑。

“你怎么回来啦?”阿炎忙跟陆晓打招呼。

“专程来看你的。”陆晓走到他身边,“趁今天休假,带朋友回乡转转。”

阿炎请两人回家喝水,一阵寒暄,才弄明白陆晓的那位朋友是个摄影师,这趟是专门来拍朱鹮的,想请阿炎当导游。

村子附近这片山是朱鹮迁飞的停歇地。阿炎从小在山里长大,对朱鹮这种珍稀鸟类十分熟悉。

阿炎本不大想去惊扰朱鹮的安静生活,禁不住陆晓恳切的目光,便领着两人朝屋后的山梁走去。临出门,他还顺了冰箱里的一小碗碎肉,打算吸引朱鹮靠近,好让摄影师拍到绝佳的照片。

王哥不禁朝心思细腻 的阿炎竖起大拇指。

三人走在山路上,阿炎见王哥背着大背包有些吃力,说可以帮忙背一会。王哥婉拒了,解释说是摄影器材,比较贵重。

阿炎没多想,很快,他们就到了朱鹮常停留的山林处。

蹲了没一会,天空有影子掠过,两只翩翩起舞的朱鹮轻盈地落到树上。王哥不知何时已从背包里掏出相机,对着优雅的鸟儿不停地按下快门。这一对森林精灵像是发现了阿炎放在地上的碎肉,一个俯冲下来。

这时,王哥突然跟手跟脚地从背包里掏出什么,然后举起来朝鸟儿们对准。

“你干什么?”阿炎转身一看,吓了一跳,问道。

王哥正端着一支猎枪,认真地朝前方瞄准。他朝陆晓笑笑,问:“你这朋友……你之前不是说他捉过鸟吗?是不是想要钱,可以开个价!”

陆晓忙挡在两人中间,朝阿炎小声说道:“有话好说,你先别急。”

人生百味

爱情词典

黄燕凤

他和她都忘记我地沉浸在爱河之中时,她送给他一个带着小锁的日记本,她说:“这是我送给你的爱情词典。”

他要打开,她立即制止:“现在不能看。”“什么时候可以看?”她犹豫一下:“到时候我告诉你。”她笑得幸福而腼腆。

他对她倍加呵护,她对他也是体贴入微。尽管偶尔有些小争执,但并不影响他们的爱情一路欢歌前行。经过了一番准备后,他们走上婚姻的殿堂,西装革履的他帅气阳光,洁白如雪的婚纱把她装扮得如美丽的公主。

新婚之夜,他拿出了那本爱情词典,她递给了他开锁的钥匙。他开日记本,只在扉页看到一个字:你。他疑惑不解地看着她,她说:“你是我心里的惟一,在我的世界里,只有你,爱你胜过爱自己。”

他感动地差点掉下泪来,紧紧

阿炎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了。年轻的时候,他是村里出名的刺头,偷砍盗伐珍贵树木,运出去倒卖盈利,还私下捕猎珍稀动物。几年前,有外地人出高价请他偷盗几只朱鹮去贩卖,他一不小心就走上错路。东窗事发后,他被关了两年监狱,几个月前才刚从里面出来。

“既然你是捕猎高手,不如咱们合作,把这鸟卖到国外去,标本能值好多钱,绝不让你吃亏。”王哥端着枪,又诱惑道。

阿炎轻皱了下眉,随即展开,嘴角露出笑容道:“原来你们来这是这个目的,早说嘛。想捕鸟,看我的,把枪给我,我枪法又快又准,保证两只都跑不掉。”王哥迟疑了下,将手中的猎枪缓缓递了过去。

一接过枪,阿炎往后急退两步,故意弄出大响动,惊跑了两只朱鹮。接着他朝陆晓两人吼道:“都别动,你们想盗猎,先过了我这关!”

话音刚落,王哥笑了,陆晓也笑了。

“你还笑得出来,陆晓,想不到你是这种人,身为保护区的工作人员,知法犯法……”阿炎无比生气。

陆晓还在笑,说:“你先看下枪里有没有子弹吧。”

阿炎一愣,一番端详,发现果然是把空枪。

“恭喜你,过关啦。这是一次考试!”陆晓道,“给你正式介绍下,王哥,是朱鹮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领导,上回你不是在电话里请我帮忙,说想当护鸟志愿者吗?”

王哥接过话来,说:“你们村正好在保护区范围内,我们也特别需要像你这种熟悉朱鹮特性、热爱野生动物保护的志愿者。”

阿炎一下子全明白过来了,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。突然,他又指向天空,说,“看,那一对朱鹮又飞回来啦。”

陆晓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,看着天上那对鸟儿,感慨道:“朱鹮飞回来了,你也回来啦。有了朱鹮,森林变得更美了,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,让这份绿水青山长久地保留下去,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。”

阿炎望着天边壮观浑厚的落日,重重地点了下头。

抱着她。她拿起笔躲着他,用笔在爱情词典里写着什么,写完后锁好日记本,把钥匙收藏起来。

几年后,在家庭的凡尘琐事中,他和她的争吵渐渐多了起来,他脾气暴躁,她据理力争。在一次剧烈争吵中,都在气头上,互不退让,到了要离婚的地步。两个人吵累了,都默不作声,她找出日记本和钥匙,轻轻递给他。他打开他们的“爱情词典”,在写着“你”字的扉页上,他又看到了一个“我”字。

她说:“我的心里只有你,可是爱情,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,我中有你、你中有我的爱才是最完美、最纯真的爱。”

他合上他们的“爱情词典”,心里突然豁然开朗起来,爱情需要两个人共同呵护,两颗心的无芥与交融,爱情才会如青柏,无论风霜雨雪,永远绿意盎然。

在爱情词典里,只有你和我。

虽然做了防盗,夜晚还是要看场的,父亲有时在草堆头前搭一个窝棚,有时会在草堆肚里挖个洞,夜晚睡在棚下或洞里看场,就不会被夜露打湿被褥,这窝棚和草堆洞对孩子来说,简直就是乐园。

好多家 的稻场连在一起,小孩们吃过晚饭都聚在了稻场上,在各家的窝棚洞里躲迷藏、爬“山洞”,在厚厚的稻草上扎跟头,在草堆边堆一溜“蜻蜓”(倒立),看谁坚持得久,爬到草堆顶上一一起往下溜,围着草堆追逐疯跑……

月亮升起来了,露水也下来了,风里有了凉意,也有稻谷的清香,小孩们一个个玩得蓬头垢面,满身草屑,渐渐困倦散去,我摸摸弄散的头发,发现辫子上那朵塑料花只剩下月季花,花瓣不知去向。那是一朵粉红色的月季花,花朵非常逼真,戴在头上像真的一样,母亲去大姨的代销点买的,如今只剩一个梗子了,我捏着那梗子,披散着头发,一路抽抽嗒嗒地回家。

走到圩沟边,听到四娘家的三哥在使牛了,石碾吱呀唧呀地唱,伴着石碌唱的还有三哥唱的流行歌曲,《十五的月亮》洒在圩沟的水面上,滟滟地荡过来……